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十四

食貨

漕運

唐至德以後因史朝義分兵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以江淮粟帛由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

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專領東都河南淮西江  
南東西轉運租庸轉輸至上都凡漕事皆決於晏晏即  
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其時轉運船  
由潤舟陸運至揚子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  
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艍支  
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  
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  
船斗米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荈竹條為綯挽舟未

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  
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至百一十萬石無升斗弱  
者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歷時  
李芘為陳州刺史復開陳潁路以通漕輓八年以闕內  
豐穰減漕十萬石自揚炎為相修晏素隙罷其職以戶  
部郎中崔河圖代之而漕事漸壞德宗貞元初闕輔宿  
兵斗米千錢詔浙江東西至今年入運送上都米七十

五萬石更於本道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處置船運數內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輸納餘賑給河北等諸軍及行營糧料其淮南及壽濠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節度使杜亞勾當其船運數內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餘支充行營糧料天下兩稅錢物並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遣官部送上都復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

以回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十五年詔令江淮轉運米宜二百萬石邇來雖有此命而運米不過四十萬石舊例江淮米歲運抵河陰者數五十萬斛久不盈其數惟李異為度支轉運使乃登足數馬至太和初歲旱河涸掬沙而進米多耗咸陽令韓遠請修秦漢時興城堰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挽之勞文宗從其議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闢中實賴其利云

梁羅紹威鎮魏博日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  
唯京師軍民多而食寡願於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斷  
船三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以給宿衛太祖深  
然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  
通漕運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緣漕運京師租庸  
司多借水船今既分兵就食漕運並停其諸河渡水船  
即付本主時洋州修魏門倉一百間充貯轉運下峽漕

米斛斗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沼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閑請差運一轉又請諸道運糧百石以實京師詔然之時車駕在汴論者以運糧百萬勞民託近臣奏之帝乃命東地數州運糧十萬石至汴州司勳員外郎夏侯晤上言曰諸道運轉為實輦下軍儲今聞多是輕齎却至京中糴納請下令禁止長興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又幽州進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可勝



漕船千石又三司使奏河水運自洺口至京往年牽船下卸皆用水運衙官今洺岸至倉門稍遠衙官轉運艱難欲於洺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下卸其功役欲於諸軍內差借從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供饋軍食近聞彼民頗甚勞弊及今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四年詔疏汴水一派北

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於濟由是齊魯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  
於蔡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

汴河黃河惠  
民河廣濟河

太祖建隆二

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漕軍丁夫三萬浚五丈

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開寶五年計  
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  
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宗太平興國初兩浙既

獻地歲運米四萬石崔民挽舟吏因緣為奸所在附載  
錢帛雜物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以  
革其弊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隸排岸司

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

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粟一百萬石

按李燾續通鑑  
長編章俊卿山

堂考索皆作  
二百萬石

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

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

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

運米計五百八十萬石真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

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

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

三千二百七十餘艘

按三千二百七十餘艘非止運糧兼緡錢布帛在內

天禧末

減四百二十一先是諸河漕數歲久益增景德四年定

汴河歲額六百萬石仁宗天聖四年荆湖江淮州縣和

糴上供小民闕食自五年後權減五十萬石慶厯中又

減廣濟河歲漕二十萬石後黃河歲漕益減纔運菽三

十萬石歲初漕船市材木勞費甚廣嘉祐四年罷所運  
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河上供米舊

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船倉

按宋史作轉船倉似誤今按通

鑑長編山堂考索皆作轉船倉

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

轉船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  
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匿者少汴船不涉江  
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  
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至并事目繁夥不

能檢察捺舟者昧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籍多空名漕事大弊嘉祐三年以諸路綱不集下詔切責英宗治平初詔復依舊日成例大加振刷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諸路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京師稅米支五歲餘而漕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溺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神宗熙寧二年薛向為江

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稽察舊弊乃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乃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陞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陞貴當令發運使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

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後江淮上供穀至京師者三分不及一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計各河之數立上供年額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粟又不入太倉衆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更改并致汴河日失其舊十二月詔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其後河成



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東南諸路上供雜物舊陸運者增舟水運押汴河江南荆湖綱運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又令真楚泗州各造淺底舟百艘分為十綱入汴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運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供物於淮陽計置入汴立清河輦運司言者謂廣濟安流而上與清河沂流入汴遠近險易不同詔轉運提點刑獄比較利害將之奇陳祐甫等開龜山運河乃免風濤之患詔各遷兩官餘官減年循資有差八年罷

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常運東南粟入汭下至是戶部奏罷之徽宗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省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船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船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請將六路上供斛斗依東南輕貨雜運直至京師詔可其奏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繼因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

舟人逃散法亦大壞政和中譚正上言祖宗建立真楚  
泗州轉船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  
網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  
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船倉不可不復乞自  
泗州為始次及真楚既有雜本

按雜本宋史作瓦木乃  
傳刻之誤今從文獻通

考及名臣  
奏議改正

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仍立

轉船倉依前法計置至欽宗靖康元年又詔東南六路  
上供額斛除淮南兩浙依舊直達其江湖四路並措置

轉船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  
在餘輸京師二年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綱運赴江寧  
府福建兩浙路輸送平江府

按宋史輸送平江府向上  
脫赴江寧府福建兩浙路

九字文義不明今據王  
海及山堂考索增入

京畿淮南京東西河北陝西及

川綱輸送行在其二廣湖南北綱運如過兩浙許便輸  
送平江府福建綱運過江東西亦許乘便輸送江寧府  
三年又詔糧運輸送建康府至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  
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

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粟青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三十年定制科撥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於全永郴邵道衡潭鄂鼎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於德安荆南澧純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於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於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一十二萬石就用兩浙米外於建康太平宣科撥其宣州見屯殿前司牧

馬歲用米并折輸馬料三萬石於本州科撥其諸路轉運司樁發時計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與馬

遼聖宗太平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漕者移遼東粟餉燕後因道險不便而止

金世宗大定初劉璣同知漕運司事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酌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宣宗元光元年六月造舟運陝西糧由大

慶闖渡以抵湖城哀宗天興元年八月發丁壯五千人  
運糧以餉喀齊喀喀齊喀時為樞密使將兵應完顏錫  
林等自汝州急入援故餉之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  
之費並從官給至元十三年遣瀘州屯田軍四千轉漕  
重慶丞相巴顏獻海運策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當  
巴顏平江南時嘗命朱清張瑄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  
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

黃河逆水至平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  
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  
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河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  
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十九年巴顏退  
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廷  
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  
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  
澳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尚未知其利是年



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  
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平灤京畿漕運司自平  
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  
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古岱  
所督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開新河頗事海運立  
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蒙古岱為萬  
戶府達魯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  
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

未專於海道也濟州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運用四人故夫數增多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各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

運先是中統二十九年從郭守敬言開通惠河守敬嘗  
陳水利十一事其一欲道昌平縣白浮村仙泉過雙  
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  
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牖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  
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搽舂鍤為之倡置牖之  
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  
免都民旱運之勞上悅賜名通惠武宗至大四年遣官  
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

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悉充海運海漕之利至是益博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

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揚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後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

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較便然風不測船易漂沒亦有船壞而棄其米云

明太祖洪武元年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千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

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  
成祖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  
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歧口跌坡用淺船可  
載一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  
樹等處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其時海運糧  
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京時車駕數臨幸百  
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十二年海運糧四  
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又衛河饋運糧四十

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也自

濟會通河

按會通河濬於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舊通舟楫先是洪武中河岸衝缺河道淤塞故於河道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濬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犒賞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功成以汶泗為源河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閘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



十五閘以時啓閉又於寧陽築堰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於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馬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溢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功既

迄成乃復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

百萬以當海運之數

按會通河既成後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除存留

并起運南京供內府等項外其餘原坐太倉海運之數  
盡改撥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  
歲定撥六十萬石運至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  
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令民運赴濟寧倉交  
收河南山東稅糧令民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淺河船  
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倉以二千隻  
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  
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於是海運不復行矣  
平江伯陳瑄繼之於各路置倉運以就近官軍而支運  
之法舉行海陸二運俱廢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  
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  
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道遠數愆

期宣宗宣德四年瑄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  
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  
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  
鎮淮揚鳳太滌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  
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  
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之一以給官  
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  
陽懷慶汝寧糧運臨清倉開封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

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蹇義等言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開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益少計運糧之數四百萬石

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英宗正統初計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帝景泰六年乃復軍運憲宗成化初以運糧未有定額乃定制四百萬石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改

允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孝宗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  
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  
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  
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  
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  
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供三處本色  
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  
銀而折價以六七錢為率無復至一兩者穆宗隆慶中

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浦口歷  
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  
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神宗萬曆時折銀漸  
多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  
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  
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  
勢事不可問矣原其初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  
月俸其後更以給邊餉世卿故力爭之自後倉儲漸匱

漕政益弛矣

臣等謹案漕運之制必視水道所宜以裕民而益國唐都關中置轉輸之倉由江淮汴河以達于渭宋都大梁以四河通漕運皆行水之正道也至元人始重海運其講求海道沿山求澳與夫相風避磧之法可謂備矣今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漂米至二十四萬五千有奇至大三年漂米至二十萬九千有奇而每歲漂溺以什百千萬計者不與



馬原其立法之初本欲省經費而罷牽挽究乃舉  
倉庾之正供及轉漕之官吏士卒悉棄諸不測之  
淵利害昭然無俟較量然終元之世不能廢海運  
者以運渠未濬舍此更無以便漕也自明臣宋禮  
陳瑄等濬會通河以通漕舟後復改為兌運省民  
間輸挽之勞倉儲正額歲有常經不同海運之輕  
為嘗試至天啓以後徐鴻儒李青山相繼為亂有  
司勦治無方運道為梗沈廷揚復議海運終於難

行明末綱紀不振即此可見矣

### 鹽鐵

唐肅宗乾元二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立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及劉晏為鹽鐵使復上鹽法輕重之宜出鹽之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

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舟之賦晏之始至也鹽利歲四十萬緡至代宗大厯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鑲百官俸祿皆仰給焉至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屢更其法鹽估益貴商人乘

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軍費日增  
鹽價浸貴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憲宗元和時鹽鐵使  
李錡奏減江淮鹽價然錡多專利於已旋以罪誅仍增  
所減鹽價至李巽為鹽鐵使始復劉晏之制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應稅鹽錢宜令租庸司指揮並  
淮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折紐之法明宗為監國下  
教百姓合散蠶鹽每歲祇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  
納錢長興元年制曰應天下府州所徵各稅土地節氣

各有早晚訪聞天下州縣官吏於省限前預先徵促致  
百姓生持送納博買供輸既不利其生民今特議其改革  
宜令所司更展期限於是戶部奏三京鄴都諸道州府  
逐年所徵鹽麩起徵條流內河南府華耀陝絳鄭孟懷  
陳齊棣延兗沂徐宿汶申安滑濮澶商襄均房雍許邢  
鄧雒磁唐隨郢蔡同鄆魏汴潁復曹鄆宋毫蒲等州節  
候常早其蠶鹽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納足幽  
定鎮滄晉隰燕密青登淄萊邠寧慶衍等州節候較晚

蠶鹽六月十日起徵八月二十五日納足

晉高祖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令人逐便興販其後鹽貨頓賤乃重置稅

周世宗顯德三年勅齊州管內元於秋苗上俵配蠶鹽謂之察頭鹽每一石徵錢三千文苗畝雖減於舊時鹽數不少於往日且聞黎庶頗亦艱辛其滄棣濱淄青五州管內祈請蠶鹽每一石徵絹一匹地理相接苦樂頗

殊輸輕者量與增添賦重者時宜蠲減庶無偏黨用示均平其齊州所納鹽價錢特與減放一半只徵錢一千五百文其滄棣濱淄青等州每鹽一石舊徵絹一匹起來年後加一匹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凡禁權之地官立標識候望以曉民其顯鹽通商之地京西則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

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  
州保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其末鹽通商  
之地京東則登萊州河北則大名真定府貝冀相衛邢  
洺深趙滄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  
靜乾寧定遠保定廣信安肅永定軍唯益州煮井鹽禁  
不得出川峽真宗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  
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詔以鼎為陝西制置使又以內  
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陝西青白鹽事承睿言鄜延環



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賊鹽頗知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閩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繼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請俟至邊部幹運及乘傳至解池即禁止商販旋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邊民頗無入市物論紛擾於是命判鹽鐵勾院林特知永興軍張詠詳議以為公私非便請復舊商販詔

切責鼎罷度支使後定制禁權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頭水陸漕運而通商州軍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繼又以禁權之法賦稅反致不給軍官輦運百姓困於轉輸仁宗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條奏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

木造船輦運兵民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  
差帖頭又役軍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  
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  
惡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  
家多藏錕不出民用益感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  
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  
也十月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  
銀其法既定歲課頓增慶厯中復行禁權之法兵民輦

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法又大壞太常博士范祥極言其弊以祥為陝西提點刑獄兼制置解鹽事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奸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

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行之數年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其後祥緣事罷職以轉運使李恭代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三司使張方平及包拯請復用祥乃復以祥總鹽事法又復舊神宗時王安石當國復為官賣民間騷怨安石去位乃罷之後沈希顏復

行安石之法侍御史黃降劾之又復舊制通商徽宗宣和三年大改鹽法舊稅鹽並易為鈔鹽凡未賣稅鹽鈔引及已請算或到倉已投暨未投者並赴權貨務改給新法鈔引方許通販南渡以後雖屢改鈔法而日久弊生理宗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為務

遼太祖時以所得漢民數多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為一部治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即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於和拉灤命取鹽給軍自後灤中鹽益多上下足用太宗會同初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得滄鹽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

金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率賓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庫哩實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徵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世宗大定以後定制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明安穆昆巡捕凡部族值饑歲罷其鹽池稅章宗時諭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宜從平灤均辨例令民自煎詔百官議之戶部尚書鄧儼等謂若



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必別市而食是重費  
民財而徒增煎販之利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幣易得  
時之所定今昔不同况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稅課  
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  
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所售必多自有  
羨餘乞令平灤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  
得自專巡捕廢革誣罔之弊禮部尚書李晏亦請減價  
使公私價同而刑部尚書郭邦傑左諫議大夫圖克坦

鑑皆請乾辦宰臣復集議以減價為是其鹽官出巡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上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價餘從所請又以大理司直伊喇久勝努廣寧推官宋宸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復置北京遼東鹽使司承安三年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不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若不隨時取利則失矣於是各鹽司俱酌增其價泰和四年以七鹽司課額七年一定為制每

斤增其價後以涿州刺史瓜爾佳博諾言以萊州民所  
納鹽錢聽輸魚錦銀鈔宣宗貞祐二年戶部言陽武延  
津原武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遂詔置  
場設判官管勾各一員隸戶部河東南權宣撫副使烏  
庫哩慶壽言河中乏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  
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  
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  
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

之非奪而何乞彼此悉聽民便則公私皆濟上從之興  
定中以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言綏德之嗣武城  
義合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勾一員輸錢  
以佐軍詔用其言設官鬻鹽給邊用又以李復亨言以  
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充關東之運尋命解鹽不  
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內族鄂  
和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元制鹽法各路異其制大抵皆因時制宜隨時採弊其

大都之鹽順帝元統二年御史臺奏竊覩京畿民居繁  
盛日用鹽不可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握行市民食貴鹽  
乃置局設官賣之泰定間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  
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之弊於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  
道以局官侵盜為由輒奏罷之復從民販賣無籍之徒  
私相犯界煎賣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礙而民食貴鹽  
益甚貧者多不得食甚不副朝廷恤民之意宜仍舊設  
局官為發賣省部議如所奏於南北二城置十有五處

每局日賣十引設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責其奉公發賣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侯思禮等建言京師自大德七年設官賣鹽法久弊生其起運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到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弊官鹽起運凡運司所遣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又其舟小而固滲漏侵盜弊病多端當時設局置官但為民食貴鹽殊不料官賣之弊反不如商販之賤宜將元設監局合准革罷聽

從客旅興販奏上如所議行其餘各路行鹽之處如河  
間山東陝西河東遼陽兩淮兩浙福建廣東廣海四川  
諸路俱商販而辦其課至歲額多寡往往隨時酌定或  
以運司領其事或兼轄於行御史臺及行中書省皆無  
定制祇以合時宜也

明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  
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尋用胡深言復初制後於產  
鹽之地次第設官其鹽一引歲額多隨時酌辦因所產

之地制法不同故課亦各有多少解州之鹽風水所結  
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川滇之鹽汲井閩

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山東之鹽有煎

有曬

按畿輔通志明洪武初年長蘆歲辦鹽引即有正課正統中議准長蘆鹽課量場分遠近為四等召

商中賣云

然明代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

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  
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需畢即以原引赴所在官司繳之  
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



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  
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例輸米臨濠開封陳  
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  
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後  
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高下納者利否道遠  
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  
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  
提舉司照數支鹽其法頗善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

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中唯雲南金齒衛楚雄  
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京衛糧  
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於  
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  
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  
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宣宗宣德元  
年停中鈔例三年夏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  
條上預備策言中鹽舊例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

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  
英宗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  
平涼官吏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  
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  
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  
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  
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  
修邊賑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

匱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  
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  
稞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然舊例中鹽戶  
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  
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  
自此始由是勢豪多攬中商人失利江南北私販愈多  
課亦漸減憲宗末宦侍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  
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戶部及巡鹽御史屢有建

白終無補益後清理兩淮鹽法侍郎請令商人買餘鹽

補官引

按餘鹽乃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或係不取正課者

且停各邊開中蓋以

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然是後餘鹽盛行正鹽

守支日久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合即時支賣願中者

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逋課後令商人納

價輸部濟邊至世宗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

兩淮餘鹽之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又設處置科

罰名色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困給事中管

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名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俟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嘗考祖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

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故欲通鹽法必先處餘鹽  
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大抵正鹽賤則私販自息定價  
之後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闔支餘鹽以盡收為度  
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未有商竈既  
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復以為餘鹽銀仍  
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以鴻臚  
寺主簿田應璧奏命中官魯保鬻沒官餘鹽給事中包  
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存積鹽戶部尚

書楊俊民言明旨覈沒官鹽而存積非沒官也額外加  
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亦爭之俱不聽  
保乃開存積鹽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  
人爭起董璉吳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  
領鹽課而鹽法更壞至莊烈帝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  
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時兵餉大絀迄不能行

鐵課自宋時稍弛無一定稅法孝宗乾道四年謝師稷  
為福建提刑奏免輸鐵葉錢



遼太祖父色勒迪始置鐵冶教鼓鑄太祖併室韋其地  
產銅鐵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哈準部多鐵部置三冶  
及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命置冶後得東平縣本  
漢襄平縣故地產鐵置採鍊者三百戶隨賦供納及征  
渤海遷其民於遼城建長樂縣民四千戶令一千戶納  
鐵又廣州本渤海鐵利府太祖改曰鐵利州亦多鐵置  
冶興宗重熙二年禁夏國使沿路私市金鐵道宗清寧  
八年禁南京不得私貨鐵咸雍六年禁鬻生熟鐵於回

統卓木布等界

金太祖開國之初稅牛具耕器海陵正隆三年遣使檢視諸路鐵冶章宗泰和時李復亨奏民間銷毀農具以給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保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從之

元世祖中統三年諸王塔齊爾請置鐵冶從之六月勅武寧軍歲輸產鐵又立小峪蘆子武寧軍赤泥泉鐵冶四所至元四年阿哈瑪特請興河南等處鐵冶以漏籍

戶一萬八千八百附籍四千三百各處起治歲課鐵四百八十萬七十斤又以禮部尚書摩和納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城邑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哈瑪特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為局賣又立鐵冶總管府從綦公直言設冶場於伯什巴里鼓鑄農器成宗元貞元年又置河東山西鐵冶提舉司武宗至大

元年罷順德廣平鐵冶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  
舊後各路所設鐵冶之官或歸中政院或仍以其事隸  
有司或以年饑而免其課皆因時制宜無定制也然設  
法較各代差詳其鐵之等亦不一有生黃鐵生青鐵青  
瓜鐵簡鐵其制鐵法亦有引如鹽例禁私販之條較鹽  
法稍輕云

明太祖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  
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源澤

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  
川亦有鐵冶繼又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言  
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生  
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  
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  
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後  
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三十分取其二永  
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孝宗弘治十

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因以致亂  
旋復討平武宗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  
司領之禁私販如鹽例世宗嘉靖二十四年開建寧延  
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恐致擾也



欽定續通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十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實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檢討臣徐準

謄錄舉人臣唐以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十五

食貨

榷酤

唐德宗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憲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貫均率從之十二年戶部奏准勅文如配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

店權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權  
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  
足即止武宗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麴并  
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充資助軍用昭宗世  
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并權酒以贍軍鳳翔節  
度使李茂貞方專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梁太祖開平三年勅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  
禁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勅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  
今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一任百姓造麴醞酒  
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  
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  
貨賣長興二年放麴錢官中自造麴逐州減舊價一半  
在城貨賣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戶或祇供  
家用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

周世宗顯德四年勅停罷先置賣麴都務鄉村人戶今

後並許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

酤賣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所權苦酒即醋則五代以前不特權酒即醋亦權也

宋權酤之制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陳滑蔡潁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權太宗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槲及吏工奉料所獲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滴薄

至量戶太小令酤民被其害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使其易辦真宗咸平以後其權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先是募民掌權太宗雍熙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侵擾宜仍舊權酒罷納所均錢真宗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尚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貫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

戶年額少者望並停廢從之乾興初言者謂諸路酒課所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教節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仁宗慶厯間三司言陝西用兵尤資榷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繼令蕭定基王琪等商度利害初酒場有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景祐後數戒止之英宗治平四年手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榷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所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神宗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

母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他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四年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孺言在京麴院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損利為今之法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請以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遇閏則增十五萬斤後乃令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官院寄醞哲宗紹聖二年左

司諫翟思言諸郡釀酒非沿邊郡者請並復熙寧之數  
詔熙寧五年以前諸郡不釀酒及有公使錢而無酒者  
所釀並依熙寧編敕數仍令諸郡所減勿逾百石舊不  
及數者如舊毋得於例外供饋後又以陝西沿邊官監  
酒務所課不足乃令邊郡非帥府並酌條制定釀酒數  
諸將并城砦止許於官務寄釀徽宗大觀四年以兩浙  
轉運之請官監鬻糟錢別立額比較又詔諸郡權酒之  
地酒米並別遣倉官督之渡江後屈於養兵隨時增課



高宗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遂大變酒法自成  
都始先罷公帑實供給酒即舊坊場設官主之民以米  
付之於官自釀計斛輸錢明年徧下其法於四路其課  
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糟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  
是東南酒額亦日加增先是酒有定價每增湏上請是  
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紹興七年以戶部尚書章誼  
等言行在置贍軍酒庫後又改為贍軍激賞庫自軍興  
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紹興末始歸縣官孝宗乾道元

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庫於左藏南庫  
餘錢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之需焉

按宋會要大郡課  
多者除錢之外又

有絲絹布之類史志不  
載或以偶行之法也

榷醋之制徽宗崇寧二年知漣

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常  
平司計無害公費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初元祐臣  
僚請罷榷醋戶部謂本無禁文後翟思請以諸郡醋坊  
日息用餘悉歸常平至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計之徽  
宗大觀四年詔諸郡榷酒之地入出酒米並別遣倉官

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並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

遼制酒稅皆赴納上京遼東新附之地不權酤又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事用酒則有司給文始聽

金權酤之法多因宋遼之舊太宗天會三年始命權官以周歲為滿十三年熙宗即位詔公私禁酒世宗大定三年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使鞠治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

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並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戶部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達喇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章宗承安五年省奏隨處酒稅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朝差役者充大定

中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各給添支錢粟酬之今擬將  
元收杓欄錢以代添支今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取  
三隨課代輸以佐國用泰和中令隨處酒務元額上取  
三分作糟酵錢又判院務賣酒數各有差嚴禁其數外  
賣焉其醋稅之法自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權之以  
助經用後府庫充牣罷之明昌五年又設官權之尋又  
罷承安三年以國用浩大復權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  
千貫以上設同監

元太宗時立酒醋務坊場官權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  
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後又頒酒麴醋貨條  
禁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  
併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又用右丞盧世榮  
等言罷上都醋課其酒課亦改權酤之制令酒戶自具  
工本官司拘買每石輸鈔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之課  
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令有司辦  
之二十九年丞相旺扎勒言杭州湖廣所辦酒課輕重

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  
分辦成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九年併為三十所武宗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其  
累朝之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云

臣等謹案明史食貨志及明會典諸書獨無酒稅  
蓋權酷之制起於漢至明代始廢云

### 雜稅

唐德宗時以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得五百萬緡

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又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後又以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間架法屋二架為間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除陌法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留數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即為署記日合算之文宗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



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今量其雜稅物  
請停絕勅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歷代以後除桑田正稅外只有  
茶鹽銅鐵出山澤之利有商稅之名其餘諸司並無稅  
額偽朝已來通言雜稅有形之類無稅不加為弊頗深  
今則軍需尚重國力未充猶且權宜未能全去仰所司  
速簡勘天下州府戶口正額墾田實數待憑條理以息  
煩苛三年勅魏府小菴荳稅每畝與減放三升明宗長

興二年勅今後諸州府所納稗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三年三司使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兩稅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綿絹從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制牛皮法勅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賣買惟禁賣於敵

國按自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備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

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宋初詔除五代之制太祖建隆元年詔除滄德棣淄齊  
鄆乾渡三十九處所監稅錢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  
算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

利非朕素懷自今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

市貨賣乃收稅

按先是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  
偽之時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

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  
官遣吏主持至是乃詔除之

神宗元豐二年導洛通

汴司言網船為商人附載有留阻之弊今洛水至汴無  
湍駛請置堆棧場於泗州賈物至者先付官場官以船

運至京稍輸船算從之又因新法既行悉鬻坊場河渡  
利析秋毫其最甚者若沿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  
如水磨錢侵街廊房錢廟圖錢掏河金錢諸名雜出不  
可盡紀至南渡後孝宗淳熙八年詔應稅臨安府及諸  
路官私房儘不限貫陌十分減三光宗紹熙元年夏議  
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以東南  
多月椿等錢故也又有版帳錢軍興後諸邑皆有之浙  
中猶甚知岳州劉俛等議減之

遼聖宗統和三年耶律隆運為大丞相以南京歲不登請免百姓農器錢十五年弛東京魚灤之禁末帝乾統三年弛武清縣陂澤之禁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其外又有鋪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及牛具稅太宗天會時詔明安穆昆戶每牛一具賦粟一石內地諸路五斗海陵貞元元年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各徵錢

有差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  
同利其各處設官可罷之章宗明昌元年正月罷坊場  
免賃房稅

元制有額外課其名三十有二如河泊山場房地租門  
攤課之類各路皆有定額間亦有詔弛減唯竹木課則  
河南之懷孟陝西之京兆鳳翔皆有在官竹園立司竹  
監掌之

明初因宋元頗繁瑣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齋居齋

所過所止各有稅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  
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務有本色有折色又  
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仁宗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  
鈔凡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神宗  
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凡諸課程始收鈔  
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輪  
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權茶

臣等謹案杜典以權茶叙於雜稅之中蓋唐時茶未盛行故也考新舊唐書食貨志及唐會要諸書所載權率之法增稅之令不過因事立文雜諸課稅之內而已是茶稅雖始於唐末而實則用茶者尚少故課權無幾焉至宋以後權茶之制日繁而歲入之課亦漸增謹別為標目附於雜稅之後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



隨盡亦莫能充本儲詔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定稅自此始穆宗時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文宗時王涯為

相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後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復令納榷加價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宣宗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委彊幹官吏於出茶山口及各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從之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如江陵府真州海州漢陽軍無為軍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謂之園戶作茶輸租悉官市之其

龍鳳石乳白乳之類十二等以充貢及邦國之用民之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付錢或金帛於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付錢及金帛者聽計直於茶如京師之例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禁之茶園荒薄采造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其雍正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賦芻

粟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於江淮淳化三年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詔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為諸路茶鹽制置使廢沿江八務大減茶價詔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又以損直虧課為言乃復置八務後又以作坊使楊允恭言禁

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賦金帛於京師者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茶無滯積其後輸邊粟者持交引詣京師有坐賈置鋪隸名權貨務懷交引者湊之若行商則鋪賈為保任詣京師權務給錢南州給茶若非行商則鋪賈自售之轉鬻與茶賈行之既久至交引愈賤官私俱無利真宗景德二年別為定制增減其價天禧時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三司言陝西所中芻糧請量增其直乃從

其請後以茶法日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輦茶至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利害故有貼射之名若無人貼射則官市之仁宗天聖三年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甚多蓋因許商人貼射則善者悉為商人所得其餘積於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乃

罷貼射法復令官給本錢後復行見錢法初北商持券  
至京師舊發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  
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奸乃悉罷  
之令商持券徑趣權貨務驗實立償其錢其時茶禁甚  
嚴蓋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乃下詔曰古者山  
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自唐建中  
時始有茶禁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朕心惻然念此久矣  
間遣使者往就問而皆驩然願弛其禁俾通商利歷世

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勿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  
民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南渡高宗建  
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鹽茶三年置行在都茶場  
捕私茶法視捕私鹽孝宗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  
北權場折博除輸販引錢外更輸通貨僧息錢至蜀茶  
變制之法最多宋初經理蜀茶者置互市於原渭德順  
三郡以市夏人之馬熙寧間又置場於熙河南渡以來  
文黎珍叙南平長寧階和凡八場率皆良馬以互市為



利宋代曲示懷遠之意亦以此羈縻之也

金制茶皆貿易於宋界權場世宗大定十六年以私販茶者多乃更定香茶格章宗承安三年以茶靡國用而資敵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劉成往河南造茶不親嘗其味民言謂溫桑實非茶也還白上上以為不職罷之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大概謂茶樹隨山皆有一切邏護已奪民利因揀茶樹執誣小民取其賄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四年淄

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為袋以商旅未能販運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泰和四年上謂宰臣曰比令近侍察新茶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椿配於人未免強民按察司當閱實以聞并令每袋減價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近來上下俱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所用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止恐消財彌甚

遂令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國家之鹽貨出於鹵水取之不竭可令易茶省臣議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省臣以國處財少乃奏言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秦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邊民又規利越境私易今河南陝西凡五

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所用甚大奈何以有用之  
貨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  
者存之禁不得賣餽餘者並禁之

元之茶課大率因宋之舊而為之制世祖至元五年用  
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  
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六年始立西蜀四川鹽權茶場  
使司掌之十二年既平宋復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  
茶繼又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

一百二十斤短引九十斤皆收其鈔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使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遂除長引專用短引稅額遂增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為置局令客買引通引貨賣至二十一年轉運使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非便於是革之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其由以斤數多寡分為十等成宗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

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買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是後制雖屢更唯以增課為能文宗天曆二年始罷榷司而歸諸州縣焉至順帝元統二年復立榷茶運司江浙河南江西湖廣皆置至正二年李宏陳言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來其法始備國朝既於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使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分司所發據引不能隨期又吏貼需求各滿所欲

方能給付據引正課之外又多要取以為分司官吏餽  
贖之資提舉雖以權茶為名不過為運司官吏營辦貲  
財上行下效勢所必至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為如  
是亦復做做茶戶之苦已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  
方興吏胥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課間  
有充裕之家別行措辦其力薄者無非典鬻家私以應  
官限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情實堪  
憫宜申明舊制運司宜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

無得停留違者從肅政廉訪司糾治命如所言行之

明制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不及引曰畸零別置由貼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私茶之制與私鹽同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



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  
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薈采十取其一以易  
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  
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  
州自碣門黎雅抵朶甘烏斯藏行茶之地凡五千餘里  
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後永寧成都  
筠連皆設茶局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以償茶  
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採課

額不足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為言乃聽民採摘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茶易馬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寧勅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成祖永樂以後其制屢更先是洪武未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宗宣德中中茶者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

商人持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英宗正統初都御  
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  
官總理之初以行人巡茶憲宗成化中改用御史至民  
饑待賑時仍令商人納粟中茶後因開中茶私造莫遏  
易馬不利遂停中茶之制至都御史楊一清兼理馬政  
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貿其三之一茶五六十萬斤  
可得馬萬匹帝從其請武宗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議商  
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為例永行焉後

戶部又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饑侵民貧即正額尚多不足安有贏羨今宜守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賑荒悉宜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帑藏不足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

鎮以備軍餉詔從之後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  
徵輸本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難以此改  
折今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  
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  
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為令熹宗  
天啟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奸弊  
日生洎乎未造商人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馬  
盡併於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至產茶之地南

直隸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  
江吉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川成都重慶嘉定  
夔瀘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所徵茶課  
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  
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貢額四千  
有奇凡供茶第按額以供焉

欽定續通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典卷十六

食貨

平準均輸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買錢以贍常平本錢帝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詔省司及諸府置稅茶場院自湖南至京六七處納稅以至商旅不通及州使置雜稅務交下煩碎宜定合稅物色名目商旅即許收稅不得邀難二年勅應三京諸道州府商旅等多不係屬州府皆是省司差置場官特議改更貴除繁屑自今以後諸商稅並委逐處州府撲斷依省司常年定額勾當辦集冀除生事之端不爽豐財之理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軍國之費務在豐財關市之征資



予行旅所宜優假俾遂流通應天下商旅往來所在並須  
饒借不得妄有邀勒

周太祖廣順元年李筠乞除放黃澤關商稅課利從之  
宋制調絹細布絲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和市東  
京置權貨務所收平羅小綾以供服用真宗大中祥符  
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所給軍士之帛請令  
官司預給帛錢俾民及時輸送則民亦獲利而官亦足  
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

則許以大小麥折納

按吳曾能改齊漫錄宋代預買細絹謂之和買又按僧文瑩玉壺清

話及王闢澠水燕談皆載祥符初王旭知荊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遂行于天下即前代平準之遺制也又制官所須

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神宗熙寧二年立均輸市易之制其時制置三司條例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本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儉年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

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

司具條例以聞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董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依其奏乃辟置劉忱衛琪孫珪張穆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所用及所儲度支之數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司從之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買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

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所用必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諫官李常亦極論之後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始可以通天下之利乃下

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  
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中書奏市易務監官  
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  
然至後均輸之制究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究無利也  
其時置市易司者秦鳳市易司則制于古渭城兩浙市  
易司則置于杭州夔路市易司則置于黔州其他則成  
都廣州鄆州皆置司設官焉

遼太祖神冊三年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太宗

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聖宗  
統和三年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七年詔以  
南北府市場人少通易州市耶律隆運又請平諸郡商  
賈價從之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軍輸毋至  
抑配貧民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至元  
二年立諸路平準庫十三年立市易庫于諸路凡十有

一掌市易幣帛諸物又勅上都和顧和買並依大都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  
顧和買擾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  
兩平收買英宗正統二年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  
會同府縣委官拘集該行舖戶估計時價關出官錢仍  
委御史一員會同給與舖戶收買送納穆宗隆慶四年  
戶部條議恤商事宜言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  
納若先期估計則貴賤無憑或倉場遠近所用多寡送



度懸斷豈盡合宜此後九門鹽法委官與十三司掌印  
官及巡青科道估價務在隨時定其價值其內庫鹽局  
名買物料亦倣此

### 互市

臣等謹按互市之制其來尚矣自漢初與南越通  
關市後漢通交易于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  
市于南陲隨唐通貿易于西北然第用以通有無  
廣懋遷而已立制未備史志不詳故杜典未之載

也宋遼金疆宇分錯敵國所產各居其有物滯而不流人艱于所匱于是特重互市之法和則許之戰則絕之既以通貨兼用善鄰所立榷場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易二國之所無而權其稅入亦有資于國用焉今別立一門敘于平準均輸之後而明代互市之制亦畧見于篇

宋初與南唐通市太祖乾德二年不許商旅涉江于建安漢陽蘄口置三榷署開寶三年徙建安榷署于揚州

及江南平權署仍舊置專掌茶貨四年置市舶司于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權務命常叅官與內侍同掌輦香藥犀象及茶與遼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端拱元年復詔許互市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鴈門砦置權署如舊制尋復罷真宗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署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于雄州六年罷景德初復通好請商賈即新城貿易詔北商齋

物貨至境上則許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  
北商趨他路者勿與為市遣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  
詣三榷場與轉運使劉綜并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  
優其直予之又于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  
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  
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高宗紹興十二年盱眙軍置榷  
場官監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

遼聖宗統和二十三年置榷場于振武軍興宗重熙八

年禁朔州易羊于宋道宗咸雍五年禁朔州路羊馬入  
宋

金太祖時于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置權場以  
易畜牧熙宗皇統元年夏國請置權場許之後許宋人  
之請各置權場于內界以通互市興兵則罷通好則復  
置焉

元世祖中統元年置互市于漣水軍至元十三年定江  
南凡鄰海諸郡舶貨其貨嘉者以十分取一粗者以十

五分取一

明成祖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朵顏三衛定直四等既而城東廣寧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英宗正統三年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遣官指揮李原等通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憲宗成化十四年陳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繼令入市開原廣寧等處世宗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于

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後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懼以互市啗之穆宗隆慶四年宣大互市復開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又開遼東義州木市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疏于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為常

平糶常平義倉

社倉附

臣等謹案杜典食貨門終之以輕重蓋取管子輕

重斂散之義而具列平糶常平義倉諸細目因斂  
述自管子始故以輕重為名今續纂所載即以平  
糶常平義倉為目而不復以輕重標名循其實也  
至宋始有社倉之名亦附見焉

唐德宗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糶差清  
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豐年  
請畿內和糶當時府縣督限甚緊白居易時為畿尉上  
疏曰和糶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糶則



官出錢民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督限感迫甚于賦稅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糶別納見錢在于農人亦真為利矣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斂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丁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仍各逐穗便收貯以時糶糶至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

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貸借百姓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敬宗寶曆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糶以備災沴文宗開成元年戶部奏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復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行之既久自至盈克從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自春以來水滂為患物價騰踊

宜令京西諸道州府凡閉糶斛斗不得輒有稅率及經  
過水陸關坊鎮縣妄有邀難明宗天成二年中書舍人  
張文寶上言今歲時雨不愆秋苗倍熟應大熟處望下  
勅收糶以備歉歲長興元年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常  
平義倉以備凶歲

周太祖廣順元年勅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糶豈  
是愛人宜令江淮渡口鎮鋪不得止淮南人糶易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偶或小歉

失于預備宜令諸州于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  
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遇歉則給與民太宗端拱二年  
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此其  
通輕重之時宜也

詳載鹽  
鐵門

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

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

按此即常平倉之  
制特異其名耳

真宗景

德三年詔于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  
各置常平倉逐州量留上供錢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  
問出入令轉運使併本州委幕職一人專其事每夏秋

加錢收糶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糶比市價量增出糶稍  
為減價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倉  
斗斛可通融轉運司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給者聽之  
令隨稅納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依時  
價納錢者皆許從便如遇災歉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  
非惟足以待荒歉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  
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  
荒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

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得以趨時赴事而  
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利民而公家無所利亦先王散  
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  
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  
之諸路從之諸路各置提舉一人以朝官為之管勾一  
人以京官為之右諫議大夫司馬先言常平倉者乃三  
代聖王之遺法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  
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

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  
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  
青苗也國家每遇凶歉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  
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散之  
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荒歉將以何穀賙贍乎  
後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振濟諭輔臣曰天下常  
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賣使二者如權  
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已

支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糶州縣視為具文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乃詔委官徧行按視紹興二十八年趙令詎言州縣義倉米積欠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荒不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沈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出糶恐失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椿收價錢次年收糶撥還孝宗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



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  
共任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  
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行之既久得  
息米造成倉廩以為社倉不復收息雖遇荒歉人不闕  
食其後真德秀帥長沙做其制行之于是各州縣亦間  
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為式然南渡以後行和糴  
科糴之法寧宗嘉定時為尤甚陳耆卿奏曰臣聞豐歉  
在天而制其豐歉者在人制豐歉之法莫如和糴和糴

將以利民也而民或為害其故何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之則唯恐和糴之不行耳而乃以為害者非其不識事情蓋由民與民為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為市此其所畏也畏官而復虐于官故寧閉戶以失利毋傾圉以賈害何則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用焉而官之監臨者多誅求無厭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趨候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

害也四害不去則荒歉未得其利而豐年已受其擾故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第恐所在州縣未能戢其吏奸萬一如前之害則其關係邦本不輕度宗咸淳元年詔豐儲倉撥公田米付平糴倉遇米貴平價出糴監察御史趙頴孫上言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糴方粒食翔踊未知所留市井之間見楮而無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艱食為之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得人人而

濟陛下宜嚴課官吏使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後臣僚又言州縣交量科糶之弊乞行令下江西湖南運司各仰遵守已降指揮遴選諸郡清強正佐幕職等官往鄰郡和糶勿令右選及權豪貪謬人充仍牒本路州軍守倅毋使淹滯過者從御史臺覺察聞奏

糶糶

散敏之法宋制特詳和糶昉于唐而宋元豐初于河東路十三州行之結糶行于熙寧八年所糶多散官寄糶行于元豐二年于內郡權輕重依糶行于熙寧八年其法省歲漕費權河北入中之價均糶行于政和元年其法以人戶田土分上下等均敷數多數少博糶行于熙寧七年其法以常平及省倉餘糧聽民秋成博糶兌糶

行于熙寧九年其法于麥熟州郡及時免糶括糶行于元符元年其法諭民毋得與公爭糶括索蓄家量存所用盡糶入官蓋宋代糶法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立法既繁其名目亦不一云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出粟儲倉社司籍其數遇荒歛發以賑民後東京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糶倉依舊法出舊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所儲甚多雖累兵興未嘗乏用道宗泰康時耶律益簡以中京饑減價糶粟以賑民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定常平倉之制詔中外行之其法  
尋廢至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大定  
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荒歉則減市價十之  
一以出令諸處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免糴其不及  
者俟豐年糴之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  
沮格者糾之能推行者加擢用三年勅常平倉往往有  
名無實况遠縣人民豈肯跋涉以就州府糴糴可各縣  
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

內就州倉六十里外特置郡縣吏受代所糶粟無壞一  
月內同管勾交割給由豐稔而收糶不及一分者本等  
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又勅置  
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督其事以所糶  
多寡約量升降為制又勅華州下邽縣置武定殖倉京  
兆櫟陽縣置粟邑鎮倉許州武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  
倉場都監一人領之其和糶和糶之法則皇統二年燕  
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秋熟詔有司增價和糶

其後屢詔行之宣宗貞祐三年帝聞近京郡縣多糶于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府轉運使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闕糶其半轉運使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至京以市金銀金銀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至河南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不復至京穀當益貴



宣諭郡縣小民無妄增價官為定制務從其便後上封  
事者有言近來艱食雖由調度征斂之煩亦兼并之家  
有以奪之也熟收則乘賤多糶困急則貸人私立質券  
名為無利而實數倍饑民唯恐不得莫敢較者故農工  
甫畢官賦未償而積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  
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  
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  
日增價和糶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乃詔宰臣行之

哀宗天興二年蔡州加設四隅和糶官

元初設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世祖至元六年乃立增糶減糶之制以和糶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又以鐵課糶糧充馬義倉亦于至元六年更立其法其制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稔則納粟荒歉則就給遇水災饑歉皆發義倉賑之其和糶和糶之法則中統二年置和糶于開平以戶部郎中宋紹祖為提舉和糶官以後屢行其法于各路府

按和糶之名有二曰市糶糧監折草

率皆增其直而市于民于兵不乏食馬不乏芻而民亦不困其為法蓋亦善矣第行之既久官吏之需求百出價值之高下懸殊名雖和而實強也市糴糧之法每年酌量行之其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于五月預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明太祖時州縣東西南北設預備倉四以賑荒歉即前代常平之制成祖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于徐州淮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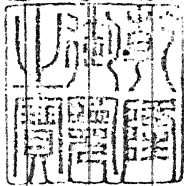
德州臨清并天津凡五倉以資轉運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歷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罰之庶

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  
詔戶部急行之乃制侵盜之罰納穀一千五百石者赦  
獎為義民免其徭役孝宗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  
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  
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  
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之  
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  
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

僅足兌運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賑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穆宗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神宗萬厯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

百石有司沿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  
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世宗嘉靖  
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  
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為社正能  
書算者一人為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  
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  
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賑給不還倉有司造  
冊送撫按歲一察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

善其和糶和糶之制惟成化十八年南京荒歉米貴南  
京戶部議減糶倉米以濟民候秋成平糶還倉



欽定續通典卷十六